

动物小说王国 · 沈石溪自选中外精品

DONGWU XIAOSHUO WANGGUO · SHEN SHIXI ZIXUAN ZHONGWAI JINGPIN

# 猫士兵

沈石溪 等◎著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经典奉献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小说王国 · 沈石溪自选中外精品

DONGWU XIAOSHUO WANGGUO · SHEN SHIXI ZIXUAN ZHONGWAI JINGPIN

# 猫士兵

沈石溪 等◎著



CB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猫士兵 / 沈石溪等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7

(动物小说王国. 沈石溪自选中外精品)

ISBN 978-7-5562-2481-4

I. ①猫…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8551号

MAO SHIBING

## 猫士兵

总策划: 吴双英 上海采芹人文化

执行策划: 聂欣 王慧敏

责任编辑: 聂欣 周倩倩

责任美编: 陈筠

特约编辑: 李志鹏

特约校对: 百愚文化

封面绘图: 党龙虎

版式设计: 采芹人装帧工作室 王佳

<http://blog.sina.com.cn/cqr2666>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40千字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本书转载的作品如有未能联系到原著者、译者的, 敬请原著者、译者见书后及时与上海采芹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 021-65132783), 以便奉寄样书和支付稿酬。



# 目录

# Contents

## 猫 士 兵 .....

贱猴卡卡 沈石溪.....1

吉尔达河边的浣熊 [加拿大] 西 顿.....33

火 犬 梁 泊.....63

一只浪迹人间的猫 李秋沅.....79

渔船上的红狐 金曾豪.....97

风之子 黑 鹤.....113

回 声 董立勃.....137

猫士兵 [波兰] 扬·格拉鲍夫斯基.....159

牛 耕 岳维才.....183

牛皮鼓 毛云尔.....205

安恰尔 [苏联] 普里什文.....227

后 记

闯入动物世界 沈石溪.....240

# 贱猴卡卡

沈石溪



我们哀牢山野生动物救护站救助最多的动物，当属猕猴了。

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猕猴，猕猴是所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种群和个体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

猕猴生性好动，喜欢惹是生非，种群间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群内也常发生地位之争，所以经常有受伤、患病或孤寡老弱失去生活能力的猕猴被村民捡到后送到我们救护站来。最多的时候，我们救护站有十九只猕猴，最少的时候也有八九只猕猴，俨然就是一个特殊的猕猴群。我们还专门辟出一块凹地，用巨大的铁丝网围了起来，权当猕猴馆。当然，这个猕猴群的成员流动性很大，有不断住进来的，也有不断请出去的。负责猕猴饲养的技术员高露洁开玩笑说：“我们这里成了猕猴招待所了，管吃管住还管打扫卫生。”

那天中午，省动物研究所黄炳魁教授的两名弟子将一只受了伤的猕猴送到我们救护站。省动物研究所在哀牢山设立了一个野外教学基地，黄教授每年有一半时间带着在他麾下攻读硕

士或博士学位的弟子到哀牢山来进行野外教学。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猴，牙口约四岁，身体瘦弱，猴毛芜杂。它伤得不轻，两条后肢崴伤了，靠两条前肢勉强在地上爬行，背部皮开肉绽，脸也被抓伤了，满脸污血，看起来很吓人。正值夏季的中午，天气很热，它却像在风雪中一样，抱膝蜷身，瑟瑟发抖。

它肯定是感觉生活冷冰冰的，心里寒冷，冷得彻骨，所以才会大热天也打寒战。

“这是一只贱猴，哦，就是猴群里最低贱最卑贱的猴。‘贱猴’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教科书上没这个词。”黄教授向我和负责猕猴饲养的高露洁介绍这

只年轻雄猴的情况，“邦达猴群是我们长期跟踪观察的目标，我们对邦达猴群非常熟悉，给每一只猕猴都起了名字。这只贱猴我们给它起名叫卡卡。大家都知道，猕猴社会等级森严，个体之间讲究阶级排序。卡卡从小失去双亲，是个无依无靠的孤





儿，在邦达猴群中地位排在最末等。进食时，要等其他猴子吃饱了，才轮得到它去吃；露营时，它总是被排挤到最外圈去睡觉，那儿暴露在料峭的夜风中，不仅寒冷，也最危险，容易遭到天敌袭击。我说它是贱猴，最明显的特征是：在猴王、二王、三王等大雄猴面前，它头也不敢抬，远远看见它们，它就匍匐在地，脑袋埋到胸口，要是狭路相逢，它立刻就会缩到路边，或者爬到另外的树枝上躲避……几乎所有的成年雄猴，都有资格在它背上骑一下。”

我知道黄教授所说的“在它背上骑一下”是什么意思。这是猕猴社会一种特殊的行为艺术，地位低的猕猴经常会走到地位比自己高的猕猴面前，撅起屁股，让地位高的猕猴在自己背上骑一下，或者地位高的猕猴走到地位低的猕猴面前，颐指气使，喝令地位低的猕猴被自己骑一下。对地位低的猕猴来说，被地位高的猕猴骑一下，以示顺从和臣服；对地位高的猕猴来说，骑一下地位低的猕猴，以示优越和征服。

在邦达猴群里所有的雄猴都可以在卡卡背上骑一下，毫无疑问，卡卡在邦达猴群里地位极低，属于名副其实的贱猴。

“它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是跟其他猴群打架时被打伤的吗？”高露洁问。

黄教授摇摇头说：“不是的。跟其他猴群打架，它这样的

贱猴，是没有资格冲锋陷阵的。哦，它是被猴王双鼓、二王双锣和三王双钹打伤的。”

“这……”我和高露洁都饶有兴味地瞪大眼睛望着黄教授。

“事情是这样的，”黄教授说，“猴王双鼓有个爱妃名叫婉儿，年轻貌美，许多雄猴都觊觎婉儿的美色，但慑于猴王双鼓的威势，只好在背地里咽口水。今天早上，我们在望远镜里看见婉儿正在一棵树上采吃野果，卡卡刚好也去到那棵树上寻觅食物。初升的太阳光洒在婉儿身上，将一身柔软的猴毛照得金光灿灿，可以说是光彩照人。或许是被婉儿的美丽迷得神魂颠倒，或许是觉得四周没有其他猕猴，有机可乘，卡卡从背后摸过去，冷不防就去抱婉儿。真应了一句色胆包天的俗话。受了惊的婉儿发出响亮的尖叫。猴王双鼓带着二王双锣和三王双钹火速赶来，将卡卡围住，一顿暴打。有意思的是，二王双锣和三王双钹似乎比猴王双鼓还要愤怒，出手也比猴王双鼓更重更狠更毒，我们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二王双锣压在卡卡身上，像啃苞谷一样啃咬它的腿，三王双钹则像打冤家一样用尖利的爪子拼命撕抓它的背，卡卡毫无还手之力。”

我脑子里出现这样的情景：在茂密的丛林里，三只身强力壮的大雄猴，揪住一只瘦弱的雄猴往死里殴打，打得它死去活来的。

我长年累月与各种动物打交道，多少懂点动物心理学，我明白二王双锣和三王双钹围殴卡卡时为何要比猴王双鼓还要凶暴。它们想讨好猴王，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忠诚。还有更重要的隐秘的心理，它们肯定也贪恋婉儿的美色，但害怕猴王的报复，有贼心没贼胆，只好把邪念压在心底。突然间一只在猴群里地位排序最末等的贱猴竟然敢调戏婉儿，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它们当然会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将这只胆大包天的贱猴活活打死！

“它们把卡卡打得躺在地上不会动了，这才扬长而去。”黄教授说，“等猴群走远了，我们过去一看，这只贱猴气若游丝，奄奄一息，快不行了。若不救它，它必死无疑，我们就把它送到你们这里来了。”

“谢谢你们。”我说，“我们会尽力救活它的。”

卡卡虽然遍体鳞伤，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没伤着筋骨。在志愿者唐医生的全力救治下，卡卡的伤口渐渐愈合，没落下什么残疾。

负责猕猴饲养的高露洁是个从林学院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姑娘，她老家在农村，家境贫寒，属于从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的年轻人。出于一种对地位差异的天然反感，也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她格外仔细地照料卡卡，天天给它擦洗伤口，用新鲜

的果蔬喂它，还不时地喂些荤腥，甚至自掏腰包买牛奶给它喝，为它补充营养。

高露洁这个名字有点怪，与一种牙膏品牌相同，我们有时候同她开玩笑，当着她的面大声说：“我牙膏用完了，走，到超市去买支高露洁！”她气得要命，却又难以驳斥。我问她干吗要起个与牙膏品牌相同的名字，她说她的家乡很穷，没人用得起牙膏，她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种叫高露洁的牙膏，阴差阳错，就起了这么个让人当笑料的名字。

我开玩笑地对高露洁说：“你可不能太偏心了，这么多猕猴，你应该一视同仁，只给卡卡喝牛奶，其他猴子会提意见的哟！”

“它伤得重，理应特殊照顾。”高露洁说，“它被其他猴子欺负惯了，一直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太可怜了，给它一些温暖，也是应该的嘛。”

我摇摇头说：“你别忘了它为什么会被猴王打成重伤的。它去调戏猴王的爱妃，属于严重的犯上作乱，猴王当然会暴力镇压。说白了，它受伤，那是自讨苦吃。”

高露洁撇撇嘴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是在为恃强凌弱找理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之心猴也皆有之。它迷恋婉儿的美丽，忍不住去抱了一下，就算触犯了猴王的尊严，就算有罪，也罪不至死嘛。”

我无言以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类社会是如此，猴类社会大致也如此。确实，就因为卡卡偷偷抱了婉儿一下，三只统治阶层的大雄猴就要把它给活活打死，这也未免太欺负人了，不不，是未免太欺负猴了。

在高露洁的特殊照顾和精心护理下，卡卡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不仅伤口愈合了，伤口四周裸露的皮肤还长出了新毛。由于营养好，它瘦弱的身体慢慢长胖，灰暗的皮毛也泛起光亮，头发尤其浓密，并长出一圈披肩发，外表看上去像只成年雄猴了。更让人高兴的是，卡卡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卡卡被送来时，猕猴馆里共收留有十二只猕猴。在我们哀牢山野生动物救护站里，进来的动物几乎都是“残次品”，没有问题的动物也不会跑到我们救护站来。猕猴也是如此。这十二只猕猴，有五只是孤儿，有两只是年老体衰被猴群遗弃的老猴，有三只是误踩捕兽铁夹夹断了腿的残疾猴，有一只是脖子上长着一颗肉瘤的病猴，还有一只是被猎人射瞎一只眼睛的独眼猴。猕猴馆里的这十二只猴，来自不同的猴群，像个临时凑合起来的大家庭。

按理说，凡猕猴群，总有一只耀武扬威的猴王，但我们救护站猕猴馆里临时凑合起来的这个猕猴大家庭里，老的老，少的少，病的病，残的残，根本就没有一只猕猴有资格做猴王。

大家自顾自生活，一盘散沙，形不成一个权威。相比较来说，那只名叫秃秃的老雄猴由于是雄性，体格比猕猴馆里其他猕猴略大些，便成了十二只猕猴里的领头猴。但秃秃年老体衰，整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既无统辖群猴的兴趣，也没有统辖群猴的精力，没有丁点猴王的威风，倒像个和气的家长。

卡卡先是在小笼子里疗伤，伤口愈合后，便被移居到猕猴馆。刚到猕猴馆门口，卡卡紧抱着高露洁不放，活像小媳妇要见公婆那样，紧张得浑身颤栗。高露洁好言相劝，总算让它进到猕猴馆去，它蜷缩在阴暗的墙旮旯里，整整两天不敢出来，见到有其他猕猴靠近，立刻害怕得浑身发抖，匍匐在地，脑袋埋在胸口，做出臣服的模样，脸上还浮现出谄媚的表情，撅起屁股，随时准备让别的猕猴在自己后背上骑一下。

它早已习惯了贱猴的身份，一个多月前差点被三只凶蛮的大雄猴活活打死，给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在同类面前卑微得就像一个奴才。

卡卡越是这样，高露洁越是同情卡卡，她无形中成了卡卡的保护神。进食时，高露洁先让卡卡吃饱，才允许别的猴子来吃。别的猴子胆敢欺负卡卡，立刻就会遭到高露洁的严厉呵斥。猕猴有欺生的陋习，但在高露洁的袒护下，欺生的现象并未在

卡卡身上发生。

高露洁负责饲养这些猕猴，她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她是它们的生存保障，她在它们面前具有绝对权威。在高露洁这把保护伞的作用下，卡卡一进猕猴馆就享受着特别的待遇，不仅免受欺凌，还备受关爱，享有一种别的猕猴无法享有的殊荣。

卡卡虽然是只贱猴，但脑子并不笨，它很快明白自己在生活中的特殊位置，才三五天时间，它就不再哆哆嗦嗦蜷缩在墙旮旯里了。它昂首阔步在猕猴馆里走来走去，该跳的时候跳，该闹的时候闹，该叫的时候叫，即使迎面遇到别的猕猴，也不再畏惧躲闪，更不会撅起屁股给对方骑一下了。奴才的卑微一扫而光，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你太棒了！”高露洁抚摸卡卡的脑壳竖起大拇指夸奖，“就是要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做人，哦，不不，应该是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做猴！”

谁也没想到，卡卡会摇身一变成了我们哀牢山野生动物救护站猕猴馆里的猴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救护站几名工作人员到笋沟去砍柴，看见一片野香蕉林，就把几串金黄的野香蕉抬了回来。野香蕉籽很多，味微涩，没有人工种植的香蕉好吃，却是猴子的最爱，于是，高露洁每天拎一串野香蕉喂猕猴。

高露洁跨进猕猴馆，猴子们闻到野香蕉那股清香，呼啦全围了过来。那只名叫秃秃的老雄猴是这群猕猴的家长，当然站在最前面，馋涎欲滴，贪婪地望着那串已经熟透的野香蕉。等高露洁将那串野香蕉放进那个大瓦盆，猴子们便可前来享用美食。有研究资料表明，成年猕猴的智商相当于人类两岁婴儿。卡卡知道高露洁宠它，得宠而骄，它没等高露洁把那串野香蕉放进大瓦盆，就第一个蹿了上来，从背后猛地一推，将老雄猴秃秃推到一边去，然后一下扑了过去，扯下两根香蕉就啃。

猕猴是有等级观念的社会性动物，进食秩序就是等级秩序。老雄猴秃秃虽然缺乏猴王的威势，但毕竟是家长，从来都是它第一个靠近瓦盆捞取食物，然后其他猕猴才依次上前取食的。突然间卡卡抢了它的先，不仅如此，卡卡还蛮不讲理地从背后蹿上来推了它一把，把它推到了一边去，抢了它作为家长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第一个取食的权利，它再和善，再没脾气，也难以咽下这口窝囊气啊！它生气地鼓起眼珠，颈部毛发耸立，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吼叫，龇牙咧嘴，冲着卡卡“跃跃欲扑”。

卡卡好像含羞草被人用手指触摸了一下似的，急吼吼争抢食物的活跃表情刹那间收敛起来，身体缩成一团，躲到高露洁背后，紧紧抱住高露洁的大腿，身体瑟瑟发抖。

卡卡的可怜相触动了高露洁心底最柔软最敏感的部分，她

杏眼圆瞪，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她在老雄猴秃秃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斥骂道：“你摆什么威风？再敢欺负它，看我不打断你的脊梁！”

老雄猴秃秃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嚣张的气焰立刻就萎靡下来，它抱着肩缩着脖子，蹲在一旁，胆怯地望着高露洁。其他猕猴一看这阵势，也都识相地退后两步，再也不敢上前争抢食物。高露洁似乎还不解气，她将卡卡抱在怀里，当着众猴的面，剥开一根香蕉喂卡卡，喂完一根又剥一根，直到卡卡吃得肚儿溜圆直打饱嗝，这才允许其他猕猴围上来争抢剩下的那些香蕉。高露洁的用意是要正告猕猴馆里所有的猕猴，决不允许欺负可怜的卡卡！

她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这个袒护行为，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老雄猴秃秃年事已高，权力欲随着迈入老境而逐渐消退，雄猴争强斗胜的天性也日渐衰退，它本来就缺乏猴王的威势，更像一个和善的家长，被高露洁踹了一脚后，它的自信心彻底被踹垮，再也不敢跟卡卡争抢什么了。它自觉地从家长的位置上滚下台，每次进食，都很知趣地尾随在卡卡后面，让卡卡第一个进食，然后才敢到大瓦盆前捞取高露洁投喂的食物。

老雄猴秃秃不是害怕卡卡，而是害怕在背后为卡卡撑腰的

高露洁。她掌握着喂食权，决定它们的生死存亡，是它们的主人，是它们的上帝，它们理所当然要看她的脸色行事。

老雄猴秃秃尚且如此，其他猕猴当然更加不敢造次。

很快，卡卡取代老雄猴秃秃成了猕猴馆里这群猕猴的新家长。

开始时，高露洁还沾沾自喜，很有成就感，她治好了卡卡的自卑，把一只贱猴培养成了众望所归的家长。她把卡卡一跃成为家长的事当作喜讯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但很快，她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卡卡身上日益表现出一种她无法忍受的东西。

或许是高露洁在背后撑腰让它有恃无恐，或许是老雄猴秃秃自觉禅位的谦恭态度让它的权力欲极度膨胀起来，或许是贱猴的极度自卑催生了极度自尊，又滋生了唯我独尊的心态，卡卡摇身一变，成了脾气暴躁的家长，动辄咆哮汹汹。每次进食，它都大摇大摆第一个走向大瓦盆。倘若有谁僭越了它的位置，跑到它的前头去了，它就会凶狠地追咬。

猕猴馆有座假山，还有一棵苦楝树，为了丰富猕猴的生活，我们在假山顶与树杈之间修了一座小小的铁索桥，供猕猴们攀爬玩耍。铁索桥居高临下，站在上面能俯瞰整个猕猴馆。铁索桥晃晃悠悠的，又像是个摇篮，坐在上面晒太阳既舒服又威风。猕猴社会似乎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社会地位高的猴子物